









《楚辭·天問》「后帝不若」解詁

單周堯*

摘要

《楚辭·天問》：「后帝不若」，王逸注釋「若」為「順」，謂「后帝不若」者，言天帝不順羿之所為。聞一多《天問疏證》則以「善」釋「若」；郭在貽從聞說，謂若字當訓為美、善，「后帝不若」，即「后帝不美」、「后帝不善」之謂，意謂后帝不以羿之行為為美善。惟「若」何以有「善」義？朱駿聲謂「若」假借為「順」為「善」，蓋「善、順、若一聲之轉」。案「若」與「善」、「順」聲韻俱隔，似不可假借。《說文》「若」字說解云：「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徐鍇《說文解字繫傳》釋之曰：「擇之順手也，故訓『右，右手也』。」擇之順手，故有順義、有善義。

徐鍇據小篆立說。甲骨文「若」字與小篆異構，作 (甲 205)、 (甲 411)、 (乙 766) 諸形，其所象為何，諸家異說，而皆有可商。筆者獨標新見，以為此字象俘虜散髮舉手之狀，故凡事巽順，無不應諾。由是之故，此字於卜辭中有順意，且孳乳為「諾」。

姜亮夫《楚辭通故》，亦據甲骨文、金文以釋「若」字，認為甲文金文若字以 為母型，象舞容，其散髮者，或以助舞姿，或以示崇敬。女舞以柔順要妙為事，故引申則柔順亦曰若。筆者以甲骨文「舞」字作 (甲 2345)、  (甲 2858)、 (乙 2181) 諸形，無跪坐者，而甲骨文「若」字則均作跪坐形，其非象舞形可知，故認為姜氏之說不可信。

關鍵詞

楚辭 天問 后帝不若

* 單周堯教授，香港能仁書院、香港能仁專上書院副校長（學術）暨中文系主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

《楚辭·天問》：「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不若」之「若」字，王逸（東漢人，生卒年不詳）注云：「順也，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¹後世注家多從王注，釋「若」為「順」²。聞一多（1899–1946）《天問疏證》曰：

《廣雅·釋詁》一曰：「蒸，美也。」不若猶不善也。《卜辭》曰：「我勿己宄，乍帝降不若。」（《前》七·三八·十）又曰：「辛卯卜，受貞我勿己宄，不若。」（《簠典》三五）《左傳》宣三年曰：「不逢不若。」《爾雅·釋魚》曰：「右倪不若。」³

聞氏以「善」釋「若」，其《天問疏證》「四易稿」完成於1938年⁴，惟姜亮夫（1902–1995）《屈原賦校注》（經始於1928年，1932年寫定，其後偶有補苴修正，序言寫於1954年，重訂本出版於1987）與《楚辭通故》（自序於1976年）、劉永濟（1887–1966）《屈賦音注詳解》（凡例1954年初稿，1959年改寫）、孫作雲（1912–1978）《天問研究》（前言寫於1975年）、劉讓言（1914–2006）《屈原楚辭注》（前言寫於1981年），仍從王注，訓「若」為「順」。如姜亮夫《屈原賦校注》曰：

后帝不若者，若，順也。帝后不順，言帝后不以為然，此當為古傳說如是。馮珧四句，言羿以大弓利決，射殺封豨，為天下除害，宜有大功，何以當其薦鮮於帝之時，而為上帝所不順悅也？⁵

劉永濟《屈賦音注詳解》則曰：

此二行問羿好田獵，何以將其所射獲之大豨蒸以祭天，而上帝反不順不若。不順者，不來享其祭也。⁶

孫作雲亦贊同王逸以「順」釋「若」，並引甲骨文以實其說，孫氏云：

1 見《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125。

2 參游國恩《天問纂義》（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18–223。

3 《天問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56。

4 參季鎮淮《聞朱年譜》（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38。

5 《屈原賦校注》（香港：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315。《重訂屈原賦校注》略同，參《重訂屈原賦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09。

6 《屈賦音注詳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27。

「后帝」，王逸章句云：「天帝也。」又曰：「若，順也。」皆是。按：甲骨文時見「若」、「弗若」、「帝弗若」。「帝弗若」，猶本章「后帝不若」，言上帝不贊成羿的行為。⁷

劉讓言《屈原楚辭注》則曰：

若：順。不若，不順心。以上兩句說，羿把最肥美的祭肉恭恭敬敬地獻上去，而天帝為什麼還不順心呢？⁸

劉氏以「不順心」釋「不若」，未免有增字之嫌。其所以增字者，蓋以「順」釋「若」，終覺扞格難通也。

郭在貽（1939–1989）認為王逸注釋「若」為「順」，殊為勉強，郭氏云：

此若字當訓為美、善。《尚書·召誥》：「面稽天若」，天若即天之所善也。《毛公鼎》：「告於先王若德」，若亦善也。（參楊筠如《尚書覈詁》又《爾雅·釋詁上》：「若，善也。」《左傳·定公十年》魯公藐字若，《爾雅·釋詁上》：「藐藐，美也。」按照名與字義相比類的原則，則若亦有美義。（參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名字解詁上》）然則所謂「后帝不若」者，即「后帝不美」、「后帝不善」之謂，意謂后帝不以羿之行為為美善也（此為古漢語語法中的意動用法）。下文「到擊紂躬，叔旦不嘉」，與此同一文例。又：若作善解，已見於卜辭，如卜辭有「帝弗若」、「帝降若」、「帝降不若」之句，若即善也。郭沫若訓若為順，似於文意未盡密合。⁹

























上列引文，出自郭氏《〈楚辭〉解詁（續）》，該文初載《文史》第14輯，出版於1982年7月，郭文前言則寫於1981年2月23日。平情而論，「后帝不若」之「若」，訓「善」實較訓「順」為勝。甲骨文「帝降若」之「若」，郭在貽之外，唐鈺明先生、周錫馥先生亦以為當訓善¹⁰，是「若」之訓善也久矣。《左傳》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又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唐

7 《天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206。

8 《屈原楚辭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10。

9 見《〈楚辭〉解詁（續）》，載《文史》第十四輯；又見《訓詁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9。

10 參唐鈺明、周錫馥〈論上古漢語被動式的起源〉，《學術研究》1985年第5期，頁99。

鈺明、周錫鞞二先生亦以為當訓善，其說是也。惟「若」何以有「善」義？朱駿聲（1788–1858）謂「若」假借為「順」為「善」，蓋「善、順、若一聲之轉」¹¹。案「善」字上古禪紐元部，「順」字船紐文部，「若」字日紐鐸部，「若」與「善」、「順」聲韻俱隔¹²，何可為假借哉！《說文》「若」字說解云：「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¹³徐鍇（920–974）《說文解字繫傳》釋之曰：「擇之順手也，故訓『右，右手也』。」¹⁴擇之順手，故有順義、有善義。又甲骨文有作（甲 205）、（甲 411）、（甲 896）、（甲 1153）、（甲 1164）、（甲 1237）、（甲 2443）、（甲 2504）、（甲 2905）、（甲 2992）、（拾 7.11）、（前 5.205）、（前 7.38.1）、（後 2.21.14）、（佚 745）、（存下 402）、（掇 2.395）、（金 620）、（鐵 125.3）、（後 2.7.8）、（後 2.20.10）、（乙 3400）、（乙 766）者¹⁵，訓釋為「若」，諸家皆無異說。至其所象者，則眾說紛紜。羅振玉（1866–1940）謂「象人舉手而跽足，乃象諾時巽順之狀」¹⁶；葉玉森（1880–1933）謂「象一人跽而理髮使順形」¹⁷；白川靜（1910–2006）謂象女巫於神附身時之狀態¹⁸，三說均有可商。案此字諸家均謂於卜辭中有順意，殆即經籍中訓順之「若」字。又此字孳乳為「諾」，故羅氏謂象諾時巽順之狀，惟何以甲骨文中此字均呈披頭散髮形，實不可解；葉說頗能解釋此字於卜辭訓順之理，惟此字是否象理髮使順，觀字形似尚難確說，且跽而理髮使順，何以能孳乳為諾，亦不可解；白川靜謂女巫於神附身時，陷於迷亂之狀態，頭髮亂如雲，兩手舉而跪坐，其說頗能解釋甲骨文之字形，然何以卜辭此字有順意，且又孳乳為「諾」，豈女巫所傳達之神意皆順人意，且於人之請求，盡皆應諾之邪！竊疑此字象俘虜散髮舉手之狀，故凡事巽順，無不應諾也。甲骨文有（續 2.16.1）字¹⁹，象人舉手

11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之說，見《說文解字詁林》（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年臺3版）頁430a。

12 日、禪二紐無諧聲關係，日、船二紐互諧僅一見（參陸志韋《古音說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頁255）；鐸、元旁對轉僅二例，鐸、文則無旁對轉之例（參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年再版〕頁1088。）

13 《說文解字詁林》頁429b。

14 同上注。

15 《甲骨文編》（香港：中華書局，1978）頁20–21。

16 參《增訂殷虛書契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11月）卷中頁56a。

17 參《說契》（見《說契》、《研契枝譚》合訂本，香港：香港書店，1972）頁5a。

18 參《說文新義》林潔明譯文，見《金文詁林補》（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5月）頁1677–1678。

19 《甲骨文編》頁646。

跽足，與𠄎同，惟頭上有𠄎，與童、妾等字同²⁰，殆即郭沫若（1892–1978）所謂「古人於異族之俘虜或同族中之有罪而不至於死者，每黥其額而奴使之」者也²¹。又甲骨文有𠄎（乙 3307）字²²，象人散髮形，與𠄎略同，其上有𠄎拘持之，蓋亦降服之意，與「𠄎」字作𠄎（甲 1020）²³者意略同。又𠄎字音「若」，與「虜」、「奴」二字鐸魚對轉（「若」字日紐鐸部，「虜」字來紐魚部，「奴」字泥紐魚部。日古歸泥，則「若」、「奴」二字古音尤近），與「臧」字鐸陽對轉（「臧」字精紐陽部），與「獲」字則同屬鐸部（「獲」字匣紐鐸部）。臧獲者，被虜獲為奴隸者之稱也²⁴。又「若」與「臧」同有善意，《爾雅·釋詁》曰：「……若……臧……善也。」²⁵其所以有「善」義者，于省吾先生（1896–1984）曰：「施威武以征服臣妾，自為得意之舉，故引伸有臧善之義。」²⁶是則稽之字形，覈之音韻，驗諸古籍，皆以𠄎象俘虜散髮舉手之狀為勝。

姜亮夫《楚辭通故》，亦據甲骨文、金文釋「若」字，其言曰：

按甲文金文若字以𠄎為母型，𠄎形即釋文所錄若之古文，姦之籀文也。（詳後）𠄎者，女性諸字之象也，𠄎者高舉兩手之形，𠄎即散髮象（女子笄則為𠄎，𠄎者束髮也，加「一」以束之，則以幼女或賤女以形之曰妾，不繪髮形，而但示以意作𠄎，加女則為妻矣。）則若者乃像女子，何為而散髮？曰舞容也。舞容而散髮，或以助舞姿，或以示崇敬。古舞所以樂神，天神地祇（案：原書作祇）人先也。舉世古初民族皆然，舞或于曠野人集之中，或于廟堂之上，金文中有大量之𠄎形女舞之圖，以𠄎為母型，或增𠄎若𠄎，以表酒食，皆其徵也。凡女之舞與干戚之舞為對，干戚以殺伐剛健為主，女舞則

20 參《金文編》頁 119 及《甲骨文編》頁 99。

21 參《甲骨文字研究》（香港：中華書局，1976 年 5 月）《釋干支》頁 14a–17a（總頁 177–183）。

22 見《甲骨文編》頁 795。




23 同上，頁 120。

24 《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注》：「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580）又《方言》卷 3：「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方言校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年〕頁 18）又《荀子·王霸》：「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注》：「臧獲，奴婢也。」（《荀子集解》，《諸子集成》本，頁 139）又《楚辭》嚴忌《哀時命》：「釋管晏而任臧獲兮。」《注》：「臧，為人所賤繫也；獲，為人所係得也。」（《楚辭章句》卷 14 頁 5a，總頁 379）

25 《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 1 頁 11a（總頁 8）。

26 《雙劍謄殷契駢枝三編》（1940 年北京石印本）頁 30b。

以柔順要妙為事。即《詩》以來所謂「婆娑其舞」者矣，故若有柔順之象，引申則一切柔順皆可曰若。應而順曰諾，隱而順曰匿。反義為訓，則女不順曰媼，此義古書所用最多，即如《帝典》之「若稽古」為順考古道，「欽若」為敬順，《詩·烝民》之「天子是若」，《易》有「受之禹若」，《左傳》宣三年之「不逢不若」，皆其徵也。就音理論之，女、若、舞、巫同在魚模韻，女、若同在日紐，古百音歸喉，故聲亦與舞巫通轉。余疑舞、若兩音為一音分化，古或為一語……故若之本義當以舞為定，引申則柔順，亦曰若也。²⁷

案甲骨文「舞」字作 (甲 2345)、 (甲 2858)、 (鐵 120.3)、 (拾 11.15)、 (乙 1937)、 (前 6.20.5)、 (前 6.21.1)、 (前 7.35.2)、 (佚 1)、 (佚 83)、 (粹 51)、 (粹 334)、 (粹 744)、 (京津 446)、 (京津 452)、 (河 877)、 (粹 1315)、 (乙 2181)、 (京都 3085) 諸形，無跪坐者，而「若」字則均作跪坐形，其非象舞形可知，姜氏之說，似不可信。

27 《楚辭通故》(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第4輯頁339。

UNDERSTANDING THE PHRASE “HOUDI BU RUO” IN THE POEM “TIANWEN” FROM *CHUCI*

SIN CHOW YIU *

Abstract The poem “Tianwen 天問” from the *Chuci* 楚辭 contains a phrase “hou di bu ruo 后帝不若”, of which the word *ruo* 若 is annotated as *shun* 順 by Wang Yi 王逸; interpreted thus, the phrase means that the deity Tiandi 天帝 is not favouring the conduct of the legendary figure Yi 羿. Wen Yiduo 聞一多在 his *Tianwen shuzheng* 天問疏證 argues that *ruo*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shan* 善, while Kuo Zaiyi 郭在貽 further elaborates it as *mei* 美. Taken this way, the phrase then means Houdi 后帝 did not find beauty and kindness in Yi’s conduct. But how could *ruo* carry the connotation of kindness? Zhu Junsheng 朱駿聲 has argued that *shan*, *shun* and *ruo* are near-homonyms, 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three words differ in both initials and finals, so they do not appear to be phonetic loans. Regarding the loan, Xu Kai 徐鍇 has argued that the *Shuowen jiezi* 說文解字 interprets the word *ruo* as picking vegetable; the character *ruo* itself is composed of the sign of grass and that of the right hand; the reason the right hand is depicted is that picking with the right hand is generally favoured, hence the “favour” and “kindness” connotations.

But Xu only deconstructs the character according to its seal script structure. *Ruo* in its oracle bone form looks very different, although what it symbolizes has raised many propositions. I put forward the thesis that it depicts a slave with dishevelled hair raising his hands, willing to do anything the master orders; *ruo* therefore carries the meaning of “obey, favour”, later extended to mean “promise”, also written as 諾 *nuo*.

Meanwhile, Jiang Liangfu 姜亮夫, in his *Chuci tonggu* 楚辭通故, believes that the oracle bone form of *ruo* symbolizes a woman dancing wildly to please, and can thus be extended to mean “favour”. I argue that the oracle bone form of the character *wu* 舞 (“danc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ruo*, so apparently *ruo* cannot depict dancing.

Keywords *Chuci*, *Tianwen*

* Prof. Sin Chow Yiu is Vice-President (Academic) and Head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the Hong Kong Buddhist College and the Hong Kong Nang Yan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He is also an Honorary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